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一 | 二 | 三 | 四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二七三函 | 四二四六 |
| 一六架 | 一〇冊 |
| 冊 | 架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246 |
| 冊數 | 10 (10) |
| 函號 | 273 209 |

0 1 2 3 4 5 6 7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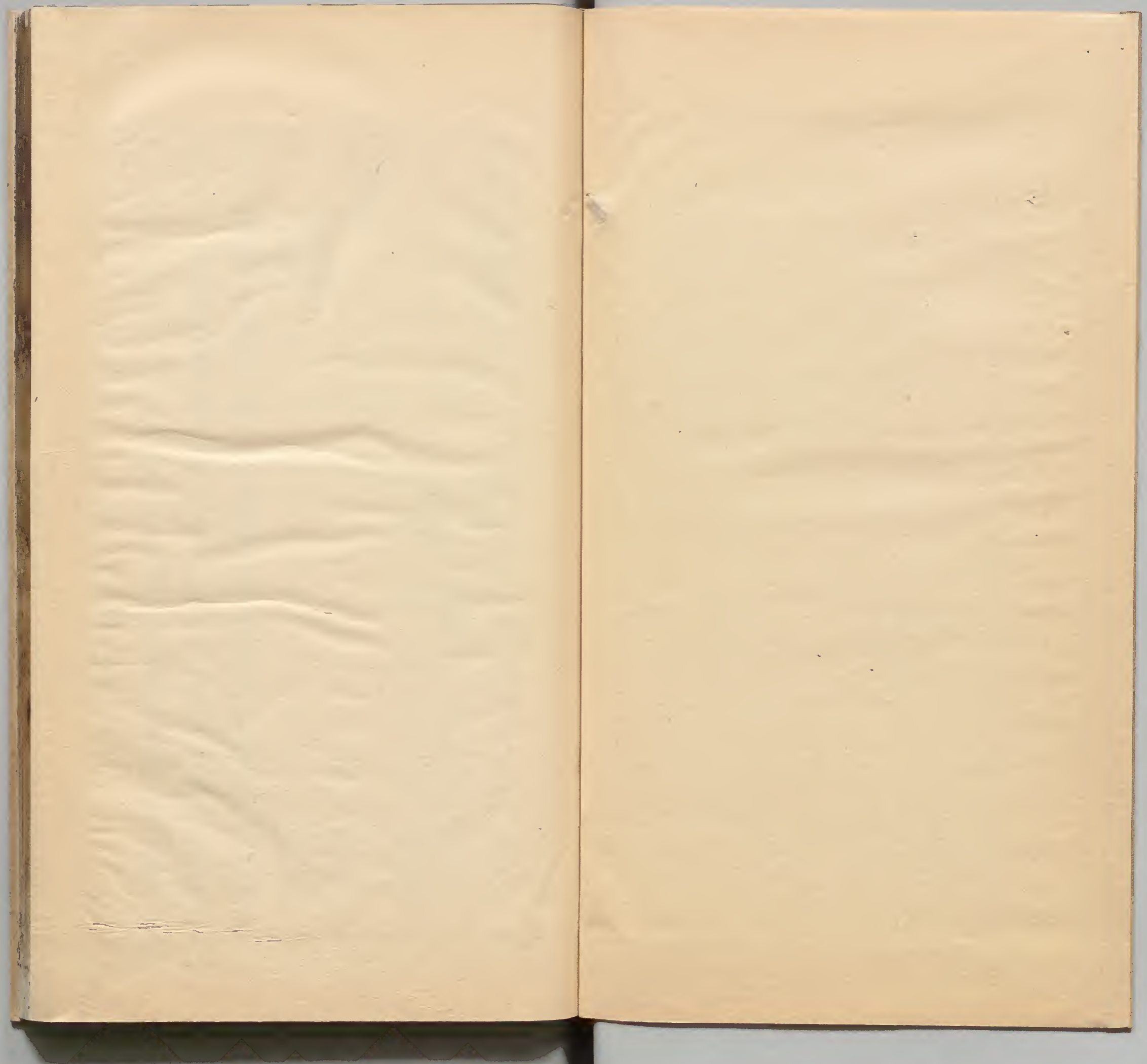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考卷之十七

古闕 黃文煥 維章甫 輯著

徐 燾 興公甫 校閱

周頌

清廟篇

顯相

箋云。諸侯來助祭。○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日祭。月祀。時享。○何休公羊注云。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肆朝是也。

我將篇

將享

序云。祀文王於明堂。疏云。此祀明堂。是太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五帝之牲用特牛。文武為配於禮。得有羊。○孝經云。管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曲禮云。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禮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法云。虞祖顓頊而宗堯。夏祖顓頊而宗禹。殷祖契而宗湯。周祖文王而宗武王。祭五帝五神於明堂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二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周書明堂曰。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臯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為左个。右為右个。○帝命驗云。帝者成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記。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名曰辟雍。○含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禮記外傳云。一堂之上為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援神契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

時邁篇

時邁

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尚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東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師。謂巡。侍會同。職方氏。王將巡狩。飛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飛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飛令。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土訓誦訓。王巡狩則夾王車。○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

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大戴禮云。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逸禮云。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謂天循行牧民也。○禮記外傳云。夏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歲呈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會嶽下。以候見。

橐

疏云。橐者。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之韜弓。○左傳。楚公子圍娶於公孫段氏。垂橐而入。注云。垂橐。示無弓。○樂記云。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橐。兵甲之衣。口橐。

夏

箋云樂歌大者稱夏。○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九夏皆詩篇各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解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趙亦如之○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騶夏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不合也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大射公入奏騶夏明天子亦用也○禮記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易以敬○國語曰金

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呂叔玉云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鏡鏡競同也渠思文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

執競篇

筦

書曰下管鼗鼓○周禮小師掌教箛管管如籥而小併兩而吹之今管子樂官有焉警隊掌播箛

管笙師掌吹管大司樂孤竹管圍丘奏之孫竹管方丘奏之陰竹管宗廟奏之○燕禮大射下管新宮○禮

記下管象又云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箛管之聲

則思畜聚之臣○爾雅云大管謂之箛箛音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

箛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箛音砂○風俗通云管濼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

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太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管管

詩經考 周本
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瑩白玉琯。如古以玉爲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天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白虎通云。管。良音也。○樂法圖曰。東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管音調則律歷正。○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卦則震。方則東。時則春。聲尚議。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以爲簫管之屬。管女媧氏。命絳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至帝營命咸墨。吹簞展管。亦因是矣。

思文篇

來牟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來麩。麥也。○雅翼云。古稱下田宜稻麥。今小麥側須下田。大麥則不然。詩

所謂青青之麥。生于陵陂者。謂大麥也。麩者。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一作牟。又作麥。卽今大麥。劉向以爲釐麩。麥也。然則來牟一物。唯廣雅以麩爲大麥。來爲小麥。○本艸云。小麥。味甘。王除熱。止躁渴。養肝氣。以作麩。作麩。溫。大麥。味鹹。王消渴。除熱。益氣。調中。爲五穀長。

臣工篇

保介

箋云。保介。居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躬耕帝籍。保介。居右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呂氏春秋注云。保介。副也。載耒耜。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朱傳云。蓋農官之副也。

畜

詩經考 周禮
卿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

耕

周禮閭師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不耕者祭無盛。○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山海經云。后稷播百穀。始作耕。○韓詩說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芑葉生。芑者百艸之先生也。於是始耕。○汜勝之書曰。秋耕宜早。春耕宜遲。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王氏農書曰。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塌音塔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

振鷺篇

雝

傳云。雝。澤也。○韓詩章句云。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朱氏云。先儒多謂辟雍在西郊。故曰西雝。

客

箋云。二王後祀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樂記云。武王代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尚書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王若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左傳皇武子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膺焉。有喪拜焉。○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

祀以奉夏后氏之祀○括地志汴州雍丘縣古杞國○一統志開封府祀縣在府城東百里殷周皆以封夏後爲杞國

豐年篇

廩

爾雅云廩廩廩音也○說文云向即廩字穀所以振入宗廟粢盛倉黃而取之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凡會同師役之事治糧食大祭祀共接盛藏米曰廩廩人舍人○公羊傳云御廩粢盛之所委○孟子疏云倉有室曰廩○釋名云廩矜也寶物可惜者投之其中也○天文集曰廩星主倉○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秭

韓詩傳云陳穀曰秭○毛傳云數億至億曰秭

有瞽篇

應

傳云應小鞀○爾雅云鼓小者謂之應○釋名云鞀禪也禪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周禮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應聲也○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鼓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南東鼓朔鞀在其北應聲也朔鞀也先擊朔鼓應聲應之朔始也

田

傳云田大鼓也疏云應既是小田宜爲大○箋云田當作鞀鞀音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周禮太師太祭祀下管令奏鼓鞀鄭司

十七卷 有瞽篇 應 田 縣鼓 鞀

農云。鞀。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鞀。小師。小祭祀。小樂事。鼓鞀。○禮書云。儀禮朔。鞀。乃鞀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鞀。周禮有鞀無朔。其實一也。鄭氏以應鞀朔爲三鼓。恐不然也。

縣鼓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樂書云。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與。

鞀

書云。下管。鼗鼓。○儀禮。鼗倚于頌磬。西紘。鼗如鼓而小。資至。插之以奏樂。○周禮。小師。掌教鼓鼗。鼗。持柄播之。旁耳。還自擊。替。瞽。眡。膝。掌播鼗。大司樂。鼗鼓。鼗鼓於圜。在奏之。

○禮記云。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鞀。

同鞀。○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麻者音概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釋名

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世紀云。帝嚳命垂作鞀。○白虎通云。鞀者

震之氣也。土應卯星。以通王道。○鬻子云。禹縣五聲曰。語寡人以獄

訟者。揮鞀。○禮書云。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飲。皆有

鼗。無祝。諸侯之樂。非無祝也。文不備。

祝

傳云。祝。木控。控音也。○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六尺。八寸。

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廣雅云。祝。舄桶。方三尺五寸。深尺八寸。四

角有陞。○尚書。夔曰。曷擊鳴球。又云。正管。鼗鼓。合止祝。○周禮。小

師。掌教祝。教瞽。瞽。掌祝。教。○禮記。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

之月令仲夏命樂師飭鐘磬祝歌明堂位云。拮擊四代之樂器也。拮擊
謂祝樂記云。聖人作鞀鼓柷敔楬塙箎。此六者德音之器也。柷○白
虎通云。祝歌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祝始
也。歌終也。一說祝在東北方。○釋名云。祝如物始見。祝祝然也。○樂
記圖曰。祝衆也。以舉衆樂。乾王立冬。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祝法。
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國語云。華木一聲。○樂書云。木者所以合
止樂之器。其卦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
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以為祝歌之屬。陰始于二。四終
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至之。所以作樂。此祝居官縣之東。象春
物之成始也。

圍

爾雅云。所以鼓歌謂之箎。箎音真。歌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釋名
云。敵止也。所以止樂。○字說云。虎西方之獸。故敵為伏虎。二十七齒
齧者。三九之數。陽成于三。變于九。樂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
十。勝之。所以止樂。○樂書云。歌居官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

簫

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箏。箏音又。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
○傳雅云。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釋名云。簫。蕭也。其聲蕭蕭而清。
○周禮。小師。掌教簫。瞽矇。掌播簫。笙師。掌教吹簫。○書曰。簫韶九成。
○禮記。仲夏。命樂師均管簫。○易通外驗云。夏至之樂以簫。簫亦管
似鳳翼。鳳火禽也。火○白虎通云。簫者中呂之氣。○風俗通云。舜作
數七。夏時火用事。簫。形參象鳳翼。十管長一尺。○通禮義纂云。伏羲作簫。十六管。○

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璞曰。縣鈴于竿頭。畫交龍于旒。○左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鈴在旒

有客篇

白馬

傳云。殷尚白。○檀弓云。殷人尚白。戎事乘翰。以楚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翰。白色馬也。易曰。翰如。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訪落篇

家

箋云。厥家。謂羣臣。○皋陶謨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稱大夫疏云。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

小恙篇

蜂

爾雅云。土蠶。木蠶。疏云。此辨蠶在土木之異也。說文云。蠶。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蠶。又名馬蠶。今荆巴間呼為蠶。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蠶。亦食其子。又云。蠶醜。螫。餘。疏云。蠶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說文云。螫。垂腴也。腴。即腹下也。○援神契云。蜂。蠶。垂芒。○方言云。蜂。燕。趙間謂之蠶。蠶。其大而蜜。謂之壺蜂。○化書曰。蜂有君禮。○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潮。其主之所在。眾蜂為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曰。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織長。其窠仰綴于崖。衙。漆以固其帶。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

蓼

爾雅云。蕎。虞蓼。疏云。卽蓼之生水澤者。頌云。以薺茶蓼。毛傳云。蓼水
草是也。○禮記云。膾秋用蓼。濡濡音豚包苦。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
鼈醢醬。實蓼。鴉羹。雞羹。鴛。釀之蓼。○蜀本圖經云。蓼有紫赤青馬水
香木等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
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
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埤雅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
一名薺。離騷曰。蓼蟲不能从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朱傳
云。今南方人謂蓼爲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

載芟篇

畛

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孔氏云。畛是地畔道路之名。

良耜篇

茶

釋艸云。荼。委葉。疏。王肅說詩云。茶。陸機艸。然則荼者原田蕪穢之艸
非苦菜也。按茶。蓼二艸也。蓋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
陸穢艸。朱傳云。一物有水陸之異。恐未然也。

櫛

說文曰。櫛。梳篦總名。○曲禮云。男女不同巾。櫛。玉藻云。櫛用櫛櫛。髮
櫛用象櫛。

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出共洫間而耕。入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酺音合
醴之歡。疏云。鄉族。於遂則鄣。○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
爲族。族師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

弟睦嫻有學者。春秋祭脯亦如之。醕者為人物裁害之神。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脯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鄩。又云。百夫有廡。鄩長各掌其鄩之政令。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絲衣篇

絲衣

朱傳云。絲衣。祭服。弁。爵弁也。士祭于王之服。○箋云。釋禮輕使士。○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鞞。純衣。絲衣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按周禮。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饌。告時。告備。皆使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耳。朱傳汎言祭而飲酒。非也。朱傳及箋所云禮之次。俱準特牲為文。

基

箋云。門塾之基。疏云。釋禮在門不在廟。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儀禮圖云。塾有內外。西塾門外。西堂是也。

鴈鼎彝

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鴈。園弁上謂之彝。附耳外謂之鉞。欵足者謂之鬲。鬲。鬲耳。欵。上而小。口。鉞。鬲耳。在表。鬲。鬲曲脚。○說文云。三尺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魯詩說云。彝。小鼎。○周易鼎卦。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曰。鼎黃耳。金鉞。上九曰。鼎玉鉞。○禮書云。士虞有上中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羊。士豕。魚而已。膳夫。王日一舉。鼎十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殮饗。皆餗一牢。鼎

九而殮腥一牢。鬲七。饗腥二牢。鬲二七。上介殮饗皆飪一牢。鬲七。而饗腥一牢。鬲七。衆介殮少牢。飪鬲五。大夫少牢五鬲。士特牲喪禮三鬲。既夕五鬲。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鬲。過王之數。士既夕鬲。過于特牲。何也。聘禮陳鬲也。王之日舉食鬲也。特牲庸禮也。既夕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鬲羞鬲。皆釶鬲。所以實羹者也。王日食九鬲。而陪鬲三公。食大夫七鬲。而釶鬲四。掌客。上公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聘禮之賓。上介。殮饗之羞鬲。皆三。少牢。佐食設羊釶豕釶。特牲。王婦設兩釶。公食大夫之釶。多于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也。聘介之釶。同于賓者。以三鬲殺故也。周禮。亨人。掌共鬲鑊。以給水火之齊。然則牲禮皆亨于鑊。然後肉胾之鬲。而羹納于釶。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鬲。設鬲。幕若束若編。考工記曰。廟門容大鬲七。閭門容小鬲三个。鄭氏

謂牛鬲。鬲長三尺。臑鬲。鬲長二尺。鬲謂之鉉。易稱玉鉉。金鉉以橫木貫耳而舉之。金玉其飾也。幕。茅為之。長者束本。短者編中。陳鬲必于門外舉之。去幕然後入。既入。抽鬲。然後加七。○三禮圖云。天子之鬲。飾以黃金。諸侯飾以金。容一斛。大夫羊鬲。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鬲。飾以鐵。容三斗。牛羊豕鬲。各狀其首于足上。

服篇

隄

爾雅云。隄。巒山。謂山形長狹者。○孔氏曰。山之小者。墮墮然。言狹長之意。

翁河

箋云。河自大陸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禹貢兗州云。九河既道。又

云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爾雅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蘓。簡絮。鈎盤。鬲津。九河。○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命曆序云。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陽谷。分九河。○酈道元云。九河碣石苞淪于海。○祭傳云。九河六。曰簡潔。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公簡絮為二。○苑洛語錄云。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碣石山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合。則九河在滄平間。海之灣。永平謂之南海。此或逆河。今河徙而洋存。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鈎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屬。今真定府三百里。方是濟南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泮水直趨而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及

詩經考卷之十八

古閩

黃文煥 維章甫 輯著

商 梅 孟和甫 校閱

魯頌

駟篇

駟

傳云。駟。遠野也。林外曰駟。箋云。必牧於駟野者。避民居與良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駟。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鄆縣志。駟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

駟

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白跨。股脚白。郭璞曰。跨。髀間也。

魯僖公

魯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也。初慶父弑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僖公元年秋。楚伐鄭。僖公會諸侯于檉。以謀救鄭公。敗邾師于偃。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公。命季友為卿。賜以汶陽之田及費邑。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魯人驚懼。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躬節儉。緇女謁。下鐘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頌人之吏。受傾賂。趙侃九人等率群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曰。辜在寡人。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

已。退舍于郊。天立大雨。徐人取郟。四年春。僖公從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秋。伐陳。五年夏。僖公會諸侯于首止。六年夏。伐鄭。七年夏。小邾子來朝。秋。僖公及諸侯盟于甯母。八年春。僖公會諸侯盟于泚。九年夏。僖公會諸侯于葵丘。秋。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齊桓公率僖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惠公。十年春。僖公如齊。十一年夏。僖公會齊桓公于陽穀。秋。大雩。十二年。淮夷病杞。夏。僖公會諸侯于鹹。以謀杞。十四年夏。鄆子來朝。十五年春。僖公如齊。楚人伐徐。公會諸侯盟于牡丘。以救徐。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十六年春。季友卒。自是季氏世為卿。淮夷病。鄆。冬。僖公會諸侯于淮。以謀鄆。十七年夏。季孫臧。項。齊人執公子會。既而釋之。冬。齊桓公卒。十八年春。宋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十九年

冬。僖公會諸侯盟于齊。以脩齊桓公之好。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郟子來朝。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聚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公及邾師。戰于井陘。魯師敗績。邾人獲公。皆懸諸魚門。二十四年春。晉文公立。二十五年冬。公會衛成。公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齊速盟于向。齊人

侵魯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夏。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祖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不恭。公卑之。秋。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成玉率諸侯圍宋。公及諸侯盟于宋。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共公。班其所取。侵地于諸

言終者 魯公
三
侯。夏。晉侯敗楚師于城濮。冬。晉人執衛成公歸于周。公會諸侯圍許。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夏。公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崔泉。初。晉人使醫鳩衛成公不死。醫亦不誅。三十年。臧文仲言於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悅。行玉二十。晉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冬。周襄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歆曰。黑形。塩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德

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塩虎形。以獻其衷。吾何以堪之。二十一年春。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謂文仲速行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旣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黜。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辭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冬。公如齊。十二月。僖公薨。子文公立。

季文子

季文子。各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卿也。初。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

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魯人尊之。文公時。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
駟諸頌以美之。文公六年夏。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聘于晉。求遭喪
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
于晉。還。鄭伯宴公于棊子家。賦鴻鴈。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賦四月
于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十五年春。文子如晉。秋。齊
人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于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
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于魯也。文
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
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
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

畏于天。將何。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
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谷。請盟。齊侯不肯。曰。請
侯君問文公卒。仲遂以敬嬴之屬殺太子赤。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
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王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
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夫莒僕
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是以去之。未幾。宣公懼齊見討。行父
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於是與公會于平州。八
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十年。文子聘于齊。十八年冬。宣公卒。行
父言於朝曰。使我殺嫡。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
立。行父懼。齊人問逐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
于赤棘。以脩齊。冬。行父聘于齊。時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咸在

言名考 晉公 五
焉。行父禿卻克。眇良夫。跛公子。晉。僂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
二年。行父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晉。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遂及國。佐盟于袤。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四年。夏。相公如晉。晉侯
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勉。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公歸。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二。史佚
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
乃止。六年。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七年。春。吳伐郟。郟成。文子曰。中國
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八年。春。晉侯使
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
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
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
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
之二三。猶喪配耦。而以霸王。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
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郟。公賄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
君命無二。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
君也。燮將復之。行父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九年。春。爲歸汶陽之
田。故諸侯二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文子謂范文子曰。
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夏。文子如永。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一年夏。文子如晉。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趙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傲脩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宣伯賂卻孺而訴公于晉。侯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卻孺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君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二。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父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

晉卻孺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於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之。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十八年冬。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後。智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頌琴。文子取以葬。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禭不虞。匠慶謂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文子為已

樹六楨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之。季孫曰。畧匠慶用之。季孫不御。五年冬。文子卒。大夫入斂。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史克

史克。一曰里革。魯太史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魯人尊之。於是太夫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駟諸詩以頌僖公。宣公初立。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克對曰。先大人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政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毀。禱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望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艾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雉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且羅罟。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虫。孕水虞於是乎禁。室麗設。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大魚。禁鯢鱕。獸長麋。麋鳥翼。穀卵。虫舍蟣。蠶。蒼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問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弑其君。誰

言經考
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位而至於弑。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踏于京。厲汜于彘。幽滅于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騅

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卽今騅馬。疏云。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兼雜毛者名騅。○說文云。騅。馬蒼黑雜毛。

駮

釋畜云。黃白雜毛。駮。郭璞曰。今之桃華馬。疏云。毛色黃白。而復有雜

毛者名駮。○孔氏云。騅駮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止是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說文云。駮。黃馬白毛。

駮

毛傳云。赤黃曰駮。疏。駮爲純赤色。上云黃駮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駮。謂赤而微黃。

騅

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釋畜云。青驪。騅。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淺深。班剝隱粼。今之連錢驄。○韓詩傳云。騅。白馬黑髦。

騅

毛傳云黑身白鬣曰雜

駮

釋畜云彤白雜毛駮。部璞曰彤赤也。卽今赭白馬。邢昺曰毛赤白兼雜毛者名駮。○說文曰馬赤白雜毛色似鰕魚也。

驪

傳云豪骿白驪。疏云說文骿骹也。部璞曰骿脚脛。釋畜云四骹皆白。驪無豪骿白之名。傳言豪骿白者蓋謂豪毛在骿而白長名爲驪。驪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說文云驪驪馬黃鬣。鬣音脊

魚

釋畜云一目白鰓。鰓音問二目白魚。郭云似魚目也。○雅翼曰相馬之說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艷若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

大病故其序尤在後。

有駮篇

駮

釋畜云青驪駮。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云今之鐵驄。

泮水篇

泮水

傳云泮宮之水。箋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疏云曾有四代之學。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朱子曰說文曰泮宮。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康成以爲東西門。其說不同。○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

曰辟廱。諸侯曰類。類音官。此大學小學。殷制。類禮器云。魯人將有事

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類郊之學。詩所謂類官。疏云。魯以小學為類官。明堂

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序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官。周學

也。○白虎通云。諸侯曰類官。半于天子宫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水經注。靈光

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

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

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

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思樂泮水。即此。魯泮宮池。在

曲阜宣聖廟東南。

菲

說文云。菲。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菲。力父切。○周禮。醢人。朝事之豆。菲

苴。麋。蕪。菲。鳧。葵。釋文云。菲音卯。比人音柳。○干寶云。今之鰓。鰓音

鹿。艸。堪為菹。江東有之。○鄭小同云。江東人名之蕪菜。生陂澤中。○

陸機云。菲與苕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

大如七柄。葉可生食。又可煮滑美。江南人謂之蕪菜。或謂之水葵。諸

陂澤水中皆有。○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蜀本圖經云。

蕪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噉。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

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為絲蕪。九十月漸粗硬。十一

月萌在泥中。各塊蕪。體苦澀。惟取汁味。○唐本艸注云。塊蕪為羹。猶

勝雜菜。按本艸。鳧葵是苕菜。蕪別一物。合陸機鄭小同之說。觀之。菲

是蕪耳。干寶何承天之說非也。或以為猪蕪。猪蕪即本草圖

飲酒

等云。微。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儀禮鄉飲酒鄉射皆云。息司正。羞唯所有。微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樂唯欲。先生解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

獻馘獻囚

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囚。所虜獲者。○馘。說文作馘。云軍戰斷耳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受成。定兵謀也。釋奠。奠幣禮也。訊。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

闕官篇

稷釋

傳云。先種曰稷。後種曰稗。○韓詩說云。稷。長稼也。稗。幼稗也。○說文

云。植。早種也。稗。幼禾。○正義云。重穆植稷。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當為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畧不言其熟。

魯公

魯公名伯禽。周公元子也。周成王少。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伯禽朝於成王。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伯禽問於商子曰。吾見於周公。三見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比山之陰。有木名梓。子盍往觀之。於是伯禽如其言。而往觀焉。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卑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伯禽明日復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伯禽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偏封功臣。

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是爲魯公。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成王分魯公以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成王召伯禽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位尊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無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乃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旣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

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也。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今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

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言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弛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

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費作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銀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欲乃寤。無敢傷牝。牝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抵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芻。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遂平。徐戎定。魯有民。闔于莘。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戒魯公曰。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屢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供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厥祖宗之烈。耿光

言終者
被于民神。實汝文祖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于魯邑。予
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郕，
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無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
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
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于國。
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茲，若隕深
淵，汝惟克勤，無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脩其禮，
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
年，而魯國化。山不崩，水不濫，周康王十六年，魯公卒。子考公立。

成風

成風，風姓。太皞伏羲之後，須句國之女，魯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初

公子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
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既而莊公時，成風聞
成季之繇而事之，而屬僖公焉。故閔公卒，成季立，僖公五年春，
杞伯姬歸寧，成風八年秋，公禘于太廟，立成風為夫人。任宿須句，顓
臾四國皆風姓。伏羲之後，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僖公
二十一年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
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無莫，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濟濟，而
脩祀紓禍也。公因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文公
四年冬十一月，成風薨。五年春二月，周襄王使榮叔來歸合且，且，三
月葬成風。襄王使昭公來會葬。九年冬，秦康公來歸成風之隧。君
子謂成風以一女子，於須句之城，雖造次發言，不捨周室，至周禍之

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其見不可及也。詩云魯侯壽母。此之謂也。

聲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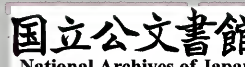
聲姜。一曰聖姜。齊之宗女。魯僖公之夫人。文公之母也。僖公十一年。夏公及聲姜會齊桓公于陽穀。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時公有諸侯之事未歸。十七年夏。季孫帥師城項。齊人以爲討。遂執公于會。秋。聲姜以公故會齊桓公于卞。爲之請齊。乃釋公。三十三年冬。公薨于小寢。文公十六年夏。五月有訖。十七自泉宮出入于魯國。如魯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魯人以爲妖。乃毀泉臺。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君子謂卞之會。聲姜能免魯侯。詩稱令妻。此之謂也。

奚斯

公子魚。字奚斯。魯大夫也。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返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洙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軻經而死。僖公常使奚斯上新姜嫫之廟。下治周公之宮。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此之謂也。

魯山川

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泰山。河海。○爾雅。十藪。魯有大野。○一統志。兖州府。春秋時爲魯國。有嶧山。鳧山。陪尾山。龜山。蒙山。濟河。泗水。洙



水。泮水。沂水。鉅野澤。羽山在登州府。

附庸

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元士

視附庸。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坡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明堂位云。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

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

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玉海云。緡夷。邾國。無駭。入極。取

郭。郭音專。取郟。魯附庸國也。

傳云。福。福音福。衡設牛角以福。福音通。之也。○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

福衡

設其福衡。置其綬。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綬者。牛鼻繩。所以牽

牛者。皆謂夕牲時。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福

設于角。衡設於鼻。如椹。椹音加。狀也。

白牲駢剛

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群公不毛。

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嬖不敢與文武同。不以夏黑牡

者。嬖改周當以夏。避嬖也。魯公諸侯不嬖也。故從周制。○明堂位云。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又云。夏后氏牲用黑。殷

白牡。周駢剛。○說文云。牝特牛也。

犧尊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鄭司

特經考

犧尊

十八卷 福衡 白牡駢剛 犧尊 毛魚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
禮器云。犧尊疏布。寓禪杓。此以素為貴也。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
酌鬯尊。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尊用犧象。山罍。又云。秦有虞氏之
尊也。若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左傳云。犧象不出門。○鄭志云。犧讀
如沙。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
耳。○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
之形。○王肅云。太和中。曾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
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

毛魚

封人云。歌舞牲及毛魚之豚。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內則云。炮取豚若將。
當作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當作謹。塗炮之。

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鼓。敲音為稻粉。糝漉以為醢。以付豚。
煎猪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鄉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三日
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說文。豚。小豕也。

載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載。載。切肉也。殺。在俎。載在豆。又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載。
然後辯殺。○說文。載。大臠也。

大房

傳云。半體之俎。箋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拊。似乎堂後有
房然。○明堂位云。周以房俎。○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房。大俎也。詩云。蓬豆
大房。謂半解其
體。升之房也。

千乘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論語。道千乘之國。馬融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咸云。千乘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孔氏云。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天子六軍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三鄉。下云。徒三萬。自是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軍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

胄

說文云。胄。兜鍪首鎧也。○易曰。離為甲。○書曰。善穀乃甲。○禮

記曰。獻甲者執胄。甲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皮。傳云。蒙臯比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胄焉。蜀隊戴貝胄。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胄朱綬。謂以貝齒飾胄。朱縷綴之也。胄。挿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綬之象也。

舒

疏云。楚之與國。○左傳文十一年。群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十五年。滅舒鳩。○地里志。廬江郡舒縣。故舒國。龍舒縣。群舒之邑。○世本云。舒鮑。偃姓國。○地里考云。春秋有舒。今廬州舒城縣。舒鳩。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群舒。皆偃姓。○一統志。直隸廬州府。春秋時屬舒。舒城縣。廬江縣。無為州。巢縣。皆屬焉。安豐廢縣。在鳳陽府壽州境。

泰山

互見崧高篇嶽

公羊傳云。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泰山乎。○禮記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疏云。此惟泰山為之。餘嶽則否。○孝經諱云。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閣。東巖為介丘。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封禪記云。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

龜

水經注云。龜山在博縣一十五里。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一統志。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州。

蒙

書曰。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一統志。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大東

孔氏曰。僖公時。東方小國見於盟會。惟邾莒滕杞而已。○爾雅云。東至於泰。遠東至日所出為太平。○一統志。兗州府鄒縣。周時邾國。青州府莒州。古莒子國。滕縣在兗州府。

鳧

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一統志云。鳧山在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世傳伏羲畫卦於此。土人呼其處為八卦山。○楊奐東游記云。過泗水。地頗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雲樹之表。

釋

禹貢。嶧陽孤桐。○地理志。嶧山在魯國騶縣北。○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山下是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釋陽猶多桐樹。○水經注云。鄒山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京相璠曰。釋邑依嶧山為名。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一統志。嶧山在山東兗州府鄒縣

東南二十五里。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

常

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于薛。則嘗先當屬魯。○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一統志。薛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孟嘗君墓在縣南五十里。

許

箋云。許。許田。魯朝宿之邑。○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朝宿之邑。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許田。近許之田。桓公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云。許田。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括地志。

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

庶士

周禮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二人。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人。○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說苑伊尹云。列士所以參大夫也。○周書曰。胥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

徂來

郡縣志。徂來山。亦曰朮來山。○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亦曰龍竦之山。赤鄒樊崇保此山。

自號朮來三老。○一統志。徂來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源池。玲瓏山。獨秀峯。天平東西三寨。下有白鶴灣。

新甫

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山。

尋尺

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按禮制周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步更為六尺四寸。○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前漢律歷志云。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尺者。斐斐音也也。

桷

說文云椽椽也。桷也。椽音老椽也。秦謂之椽。周謂之椽。魯謂之桷。○
 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椽。○釋名云。桷。桷也。其形細而疏。桷也。或謂之
 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椽。在楹旁下列。哀哀然垂也。○
 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穀梁云。禮。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
 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商頌

那篇

正考甫

正考甫。宋潛公之曾孫。孔子亦六世祖。宋大夫也。微子至于戴公。其
 禮樂廢壞。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為首。今

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匱於是。粥於是。以餉余口。其
 恭也如是。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焉。

置

箋云。置。讀曰植。植。執鼓者。為楹貫而樹之。○樂書曰。明堂位曰。殷楹
 鼓。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
 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植
 主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之矣。頌曰。置我鼓鼓
 是也。

客

禮記云。天子存二代之後。○史記云。舜子商鈞。有疆土以奉先祀。服

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弗敢尊也。又云。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括地志云。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夏亭故城在汝州。鄆鄆音枯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一統志。河南開封府歸德州虞城縣古虞國。禹封商均之地。南陽府汝州。隋唐之汝州也。

烈祖篇

湯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黃帝之後也。初契事唐。虞有功。封于商。湯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傳十一代。至主癸。主癸娶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以乙日生湯。故名天乙。湯豐下。銳上。誓而有誓。保身而揚聲。長九尺。有聖德。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湯聘處士伊尹。任以國政。湯進伊尹于桀。桀不能用尹。

有歸湯。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諸鄰國襁負歸之。時有神手牽白狼。口含金鈎。而入湯庭。湯東觀于洛。降三分璧。黃魚雙躍出。黑鳥隨魚亦止于壇。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眾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為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湯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桀殺直臣關龍逢。群臣

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已而釋之。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况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桀虐政淫荒，諸侯昆吾氏爲亂，有神降於鑿宮，告湯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勦之。」十八祀，伊尹從湯，率諸侯與師，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費昌爲御，湯誓于衆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而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

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與桀戰于鳴條，桀敗於有城之墟，入三變。湯遂伐三變，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興寶湯，放桀于南巢。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湯又求卜，隨務光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都于亳，國號曰商。夏民大悅，農不

言終老
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義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武商受命。用喪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

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湯命諸侯於景亳。於是作誥。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德。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聽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貴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湯自至。

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曰。其尚有功於民。勤力乃事。否則予乃大罰。殛汝母。予怨。又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糝。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生言不可不勉。時天先見。金升生於水。湯曰。金氣勝。故以水德王。其事則金色上白。牲用白牡。建大白。以白爲徽號。改正朔。以建丑月爲正月。改歲曰祀。行甲寅曆。朝會以晝。湯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氏子柱。以周棄代爲稷祠。其社用石。堊樹松禘。嚳而郊。冥朝燕服。皞冠而縞衣。十二寸爲尺。湯因山車之瑞。作爲大路。路金根之色。亦謂之桑根。車駕白馬。建九旒。郊祀用之。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上白。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以咎單爲司空。以仇生赤爲木

正。又得慶輔。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蟠。西門疵。北門側。以爲大夫。伊尹仲虺之徒。大明憲典。定爵祿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餘。以爲閑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四方諸侯。五年一朝。建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湯又立司過之士。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鬚髮。文身講令。以魚支之鞞。海

劍之鬻。鮫盾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
 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積已。
 關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
 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始他。旦畧。豹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蟻犁。其
 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騊。馱騃。良弓。為獻。湯曰。善。十九祀
 大旱。三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湯禁民歌舞。湯乃封夏之後。二十
 一祀。大旱。伊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
 伊尹又作為區田之法。以教民。民是以不困。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
 沙爛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
 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
 於桑林之野。持三足鳥。祝山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

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
 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
 熟。天下歡洽。遂命伊尹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
 以見其善。又改夏之制。始為楹。以植鼓。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
 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為首。作諸器用之銘。以為警戒。湯
 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輪。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
 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初作囿。取禽獸。
 以奉宗廟。鮮饈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海外肅慎。比發渠。搜
 氏。羞來服。初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其車。至於豫
 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及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以遣之。時白雲入
 房。白鳩來至。銀自山溢。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

為弗欲則不可為也。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大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中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蹙峙。焉帝乃命禹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

鈞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
 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
 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
 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矣。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
 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
 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
 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
 宿去來。蚊弗覺也。離字方書。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鯢俞方夜
 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吳楚之國。有大水焉。其名為櫟。碧樹而
 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

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均
 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
 何以識其同異哉。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
 若火。夫人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
 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也。故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
 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
 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
 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矣。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也。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
 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

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聞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取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必自也。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姓為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致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土。祭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湯娶有莘氏女。為正妃。生太子太丁。三十祀。湯崩。子太丁未立。先卒。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葬湯於亳北之濟陰。孔子曰。成湯受天之命。不忍天下之民刈戮。乃放桀。夏桀遷妣姓于杞。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珙。以修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

外來服恭而以恕。是以日躋也。

玄鳥篇

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啣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商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九有

傳云。九有九州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管州。邵璞曰。此蓋殷制。易氏曰。爾雅九州之名。與舜典禹貢異。先儒以為殷制。由今考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舜典。肇有十二州。禹治水後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始置十二州○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荊州惟豫州。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左傳云。晉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禮職

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楊用修云。春秋命歷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圍。圍古文省作有。

畿

傳云。畿疆也。○王制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周曰畿。○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漢志云。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十終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寮內五百里。

言終考 商公 十三
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

四海

爾雅九戎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晦昧於禮儀也。○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景

朱傳云景山名商所都也。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詩緝云自湯至盤庚五遷亳。豈在河南相耿在河北。盤庚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

按宋之南京應天府今之開封德州也州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共州今為睢州。

長發篇

有娥

呂氏春秋云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云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史記云桀敗於有娥之墟正義云當在蒲州。○國名記云帝嚳次妃國桀敗有娥之墟蓋陝虢間。

帝

箋云黑帝春秋緯云太微宮有五帝座黑帝曰汁光紀。

玄王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賢唐堯使之佐禹治水有功堯使契為司徒教民人倫命之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

言經考
而振德之契。王司徒百姓親和。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契於商。七十里。賜姓子氏。虞舜時。申命契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教傳至成湯。代夏王天下。詩人美而頌之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蓋謂契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

相土

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也。奚仲為夏車正。相土佐之。異物以時。五材皆良。乃剡柁車。建綏飾。相土始乘肇用六馬。於是登降有數。初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承契之業。始代閼伯之後。居商

虛祀大火。人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而甚威武。四方諸侯歸之。相土有勤于民。以食於味。其後商人因之。故詩人歌之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卒。子昌若立。傳十世至商湯。代夏有天下。

九圍

疏云。分天下為九處。規圖然。故謂九圍。

球

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謂珽也。○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琕。琳琅玕焉。琕琳美玉○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為珠飾。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纁籍五采。五就。以朝日。又云。珍當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子圭中必以組約其中。為執之。○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

子服之。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推也。○玉藻云。天子搢珽方

正於天下也。諸侯荼。茶音寄。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

所不讓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

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禮器云。大

圭不琢。○左傳云。充冕黻珽。昭其度也。○禮書云。天子朝日。執鎮圭。

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

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合瑞而授圭。則執

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脫笏也。已上釋大球

旒

箋云。旒。旗之垂者。○巾車云。玉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大行人云。上公

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考工記云。龍旂九旒。以象

大火也。鳥旟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

營室也。○樂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所以贈諸侯。明堂位云。魯君

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共

朱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

土作貢。兗州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畝絲枲。鈇

松椎石。厥篚屨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厥

篚玄纁。縞揚州貢金三品。璫珉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

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枯柏。礪砥砮丹。惟箛篥

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漆。象絺紵。厥篚

織。縞。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貢。球。琳。

琅玕○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幣貢三器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貢太府凡邦國之貢以待甲用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司徒諸公之地食者半侯伯之地食者三之一子男之地食者四之一士均以均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大行人侯服貢禮物甸服貢嬭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蕃國各以所貴寶爲摯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蘓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

孽

說文云伐木餘也○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釋詁曰旂旂餘也李巡曰楠木之餘

帝

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姓豕帝○通典滑州帝城縣古豕帝國○國名記云彭姓商伯元詰之封豕帝也○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帝氏之國廢帝城縣在縣東南五十里

顧

郡縣志顧城在濮州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帝顧之君拒湯於莘之處戰於鳴條之野○一統志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里

昆吾

國語祝融後已姓昆吾爲夏伯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爲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已姓封於昆吾昆吾是也後夏衰爲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

帝顧昆吾

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族王禽。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桀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帝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國人大崩。五十一歲，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桀常夢黑風破其宮，時天雨血，地吐霧，枉矢流，火神見，衆星殞。夏霜春冰，伊洛竭，泰山崩，楯柱槁而罅裂，容臺搖而掩覆。大群嗥而入淵，豕啣蓐而席溲。夷羊在牧，飛蛤蒲野。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於是費昌徙族歸殷。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帥師以伐桀。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及戰不勝，走鳴

條，入於三鬯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於南巢。三歲死于亭山。湯乃踐天子之位，封夏之後，以奉禹祀。至周，封於杞也。孔子曰：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耽湎于酒，作高臺，汙池，以民爲虐。佞臣譖諛，窺導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夏

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寰宇記：長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書序：孔氏注：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陶，陶在河曲之南，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禹營安邑，卽此地。鳴條岡在縣北二十里，境接夏縣。

阿衡

箋云。阿依。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書君奭曰。在昔成湯。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

殷武篇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又常賃為楮衣者。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汝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悅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

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湯使人以幣聘之。尹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我豈若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猷猷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爇以燿火。蒙以犧猊。明日設朝而見之。尹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尹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臣。水居者腥。肉饈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瘳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

耳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散。熟而不爛。甘而不壞。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臞。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羅羅之炙。雉鱗之翠。述蕩之擊。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滸水之魚。名曰鱓。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蔬。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留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其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楛。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

之稌。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強為。必先知。知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湯任尹以國政。湯問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可。對曰。可也。而非可恃也。予其為子。往規之。湯遂進。尹于桀。尹告桀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惠。乃大淫。昏妹喜。告尹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聞。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尹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和而歌曰。盍歸乎亳。盍歸乎亳。夫亳亦大矣。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今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二篇。尹報于湯曰。桀迷惑於妹喜。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尹曰。若告我曠。曠盡如詩。當是時。諸侯昆吾氏助桀爲虐。尹乃從湯以伐昆吾。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

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湯乃踐天子位。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谷。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

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閔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烈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烈士。故烈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任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

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時大旱。尹言于湯。發荏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邦家。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

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甲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譴。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爾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旣而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建祐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

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聰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伊尹既復政于王。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沃丁八祀。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冢七里。商人世享。湯以伊尹配之。詩人歌之曰。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

左右商王。

楚

春秋正義。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荆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爲楚。○疏云。周始封熊繹爲楚子。武丁之世。不知楚君爲何人。○左傳。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一統志。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

中宗

太戊。湯之玄孫。帝太庚之子。帝雍己之弟也。太戊甲申元祀。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

弔喪。三日而祥。桑柘死。二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孔子曰。太戊以己逆天時。詭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災妖不勝善政。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主達此。太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大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歸之。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太戊。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仲衍鳥身人言。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太戊七十五祀崩。號爲中宗。子仲丁立。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之子也。高宗自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聳其德。達于神明。及即位元祀。宅憂。其盤爲相。三祀既免喪。高宗亦弗

言。群臣咸諫于高宗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登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傳說築于傳巖之野。惟肖見于高宗。高宗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高宗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太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傳說受命。總百官。乃進于高宗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若公

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夫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倫。有倫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高宗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曰。汝來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既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高宗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朕服惟人。良臣惟聖。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仲厥庸。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口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高宗於是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職。近者悅。遠者至。高宗鑄一劍。名曰照膽。高宗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高宗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于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

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罕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玉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高宗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雉羽。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三十二祀。鬼方無道。王師伐之。次于荆。三十四祀。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天下咸歡。殷道復興。五十九祀。高宗崩。子武丁踐位。殷人嘉高宗之德。作殷武樂章以頌之。

氏羌

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氏道。羌道。○郡縣志。夏桀之亂。犬夷入居岐邠之間。成湯伐而攘之。武王伐商。羌鬻會于牧野。○括地志云。隴右岷

洮叢等州。西羌也。○孔氏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在秦隴之西。○黃氏云。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巖松。諸州皆羌地。○山海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

享

周書。伊尹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髮。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鬻。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缺。劍音。字。劍。賊。之。鬻。鮫。敝。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棋。已。關。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纒。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日。晷。貌。胡。戎。翟。句。奴。樓。煩。月。氏。罽。鞞。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除。騃。騃。騃音。提。良。弓。為。獻。湯。日。善。

王

箋云。世見曰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無朝貢之儀。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貴寶為摯。若大戎。獻白狐。白鹿。是也。○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周語云。荒服者王。終王。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

虔

箋云。楹。楹音。汁。謂之虔。○爾雅。楹謂之披。孫炎曰。楹。斲材質也。○史記。曰。臣胸不足。當楹質。楹者。莖也。砧也。○韻會注云。楹。斲木。楹。質。音。質。也。一曰。木跌。

前編考

高公

四



